中国电影报 CHINA FILM NEWS 2022.03.23
责编:李霆钧 责校:张惠 美编:李骁 E-mail:zgdyb2004@126.com

专家学者研讨电影《安魂》:

具有国际视野的现实题材佳作

■文/ 本报记者 李霆钧

3月25日,由河南影视集团、秉德行远影视传媒(北京)有限公司、株式会社PAL电影公司(日本)、大原神马(北京)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浙江聚丽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北京易中道影视传媒有限公司出品,日向寺太郎执导,富川元文编剧,改编自茅盾文学奖得主周大新同名小说的电影《安魂》即将登陆全国院线。

影片聚焦一对因儿子被疾病夺走生命而痛彻心扉的父母,在自责和痛楚之中,父亲开始反思自己在处理父子关系上的缺憾,渴望再与儿子对话以安抚其灵魂,表达歉疚之意去求得自己的灵魂安宁。在日前举办的专家观摩研讨会上,电影界专家、学者充分肯定了该片的艺术价值与现实意义,认为影片具有扎实的文学基础,以父子"生者"与"死者"对话的创新形式,体现出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对人生意义的灵魂拷问。

专家同时表示,《安魂》以悲剧的方式讲述了一个"父欲教而亲已逝"的故事,是一部家庭伦理类型而且具有国际视野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作品。影片以极具创新的手法表现了全人类共通的生死的主题。影片全程在河南取景拍摄,也有着浓郁的中原文化、开封古都文化特色。加上由中日两国的电影人共同创作,可以说既具有丰富的思想内涵,也富有独特的艺术气质;既弘扬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展现了当代中国人的审美追求。

《安魂》原著作者、著名作家周大新:
抚慰人心之作,救赎灵魂之作,直面死亡之作

经过中日两国电影艺术家的共同努力,根据我的长篇小说《安魂》改编的同名电影很快就要上映了。这是一部献给全世界因疾病和意外灾难而失去儿女的父母们的电影作品。它既是一部抚慰人心之作,也是一部救赎灵魂之作,还是一部促人直面死亡之作。影片中,被疾病夺走儿子的父母痛彻心扉,在痛楚之中,父亲开始反思自己在处理父子关系上的缺憾及个人心灵上的污损,渴望再与儿子对话,以安抚儿子的灵魂,并表达歉疚之意去求得自己的灵魂安宁。这在新冠病毒肆虐全球、全世界不少年轻人被夺走生命的今天,在很多父母痛不欲生的时刻,具有特别的意义。

它不仅仅是一首挽歌,还是一支重燃人们心头希望之火的安魂圣曲!

我期望全世界无论何种原因包括因新冠肺炎疫情而失去儿女的父母们,都能从这部电影中获得心灵安慰,从而重新振作起来去面对新的生活——生活不会因为我们失去了亲人而中断!

也希望那些因各种缘由失去生命的逝者的灵魂,能获得安宁,得到永久的安息——死亡是我们必须面对的结局,我们终有一天会团聚!最后,这是一个需要关心和关注人们灵魂的时代,我们庆幸《安魂》这部电影应时而生!

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理事长明振江:
一部具有国际化的共同理念和交流认同基础的作品

首先,这首先是一部文学电影。文学是文学,电影也是文学。但凡成功的电影必须有扎实的文学基础。这就是一剧之本的关键和重要性。周大新是我国著名作家,他的作品曾多次荣获茅盾文学奖等大奖,有许多作品被改编成影视剧。其中最为荣耀的是荣获柏林国际电影节最高奖项"金熊奖"的电影《香魂女》,就是出自他的小说改编,由著名导演谢飞执导的。这部《安魂》,更是作者以切肤之痛的亲身经历,历时三年写出的泣血之作。他以父子"生者"与"死者"对话的创新形式,追忆、寻找、反思现实生活中和幻觉梦想中的血脉亲情和心路历程,体现出对生命价值的尊重和对人生意义的灵魂拷问。无独有偶和并非巧合的是,《香魂女》和《安魂》都有"魂"字相关联。"魂"是思想精神、意念情绪的表达,"魂在身人则活,魂离身人则亡",做人要安身立命,首先要培根铸魂。"灵魂深处是故乡",要守护好每个人的精神家园。

其次,这又是一部类型电影。表现家庭的电影是世界电影公认的重要类型,人间亲情是电影创作的永恒主题。近年来,国内外成功的家庭电影不胜枚举。如国外有《一次离别》、《燃情岁月》、《返家十万里》等等,国内有创造票房奇迹的《你好,李焕英》,以及《我的姐姐》、《奇迹·笨小孩》等等,都深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喜爱。如果说《你好,李焕英》是以喜剧的方式讲述一个"子欲养而亲不待"的故事,这部《安魂》则是以悲剧的方式讲述了一个"父欲教而亲已逝"的故事,是一部家庭类型而且具有国际化的共同理念和交流认同基础的作品。

这部电影的导演是日本著名导演日向寺太郎,他执导的《萤火虫之墓》曾多次获得国际电影节奖项。《安魂》由我国著名演员巍子、陈瑾、张立等加盟出演,是中日实力团队共同打造出的一部思想性、艺术相统一的优秀作品。这不仅为新时代中日文化交流做出了一份贡献,而且是用国际语言来讲好中国故事,从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其三,这是一部电影创作和产业市场繁荣所需要和应该有一席之地的电影。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和市场繁荣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在全球疫情下,中国电影连续两年票房稳居世界第一,今年春节全国票房突破60亿元,现已有八万多块银幕数量,我们不仅要做好重大节庆档期、重点电影的发行放映,还应以更大的精力做好平日档期的电影市场供应,不断丰富和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不仅要弘扬主旋律,还要提倡多样化,统筹兼顾,协调平稳,促进中国电影的高质量健康发展。

中国电影评论学会会长饶曙光:
一部具有情感渗透力的优秀作品

电影《安魂》聚焦一位失去至亲的严厉父亲,他寻求这样一种独特的方式来缓解情绪。影片设计了一个长得与死去的儿子几乎是一模一样的人物,巧妙设置成为一个诈骗集团,以取代不能出现的天堂、灵魂之类的呈现。

我看到很多日本电影人创作的影片,深感真的要"沉下来"才能拍出感觉,包括镜头的运用,以及人物很细腻的关系处理等。我看了这部电影之后,很想再去读一遍小说,也很期待在大银幕上再看到类似这样的作品,毕竟聚焦父亲对儿子的独特情感且具有渗透力的作品非常少。希望中国观众能够静下心来,欣赏这样高质量、有情怀、情感到位的作品。

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教授尹鸿:
原著为电影提供了文学基础和情感基础

近一段时间,由文学作品改编为影视剧已又形成一个现象,可以说文学为电影创作提供了非常好的营养。《安魂》的原著小说是作家周大新非常优秀的文学作品,且有很强很真实的个人经历在其中,为整个电影创作提供了很好的文学基础和很深的情感基础。

影片表达了白发人送黑发人之后的"灵魂对话",一方面是对父子关系的追忆、怀念,另一方面通过对话的方式表达感情,有很强的独特性,也具备很强的情感共鸣力。

同时,影片就如何将灵魂对话进行视觉呈现作出了积极探索。创作者采取了用一个演员饰演两个角色的方式,通过诈骗案的事件做支撑,来展现一个年轻人从参与诈骗到与主人公达成某种和解与共鸣,二人实现了一个象征性的父子对话,这一点是非常具有独特性的。

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王一川:
题材独特,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

这部电影的题材是独一无二的,它来自人类生命的伟大之处,不可复制,是任何一个编剧拍脑袋写不出来的,而是来自作家的亲身经历并加以艺术虚构,非常感人。例如《你好,李焕英》、《滚蛋吧!肿瘤君》、《送你一朵小红花》等作品,这类痛失生命题材的影片,是从人类生命的伟大处发源的,超过了任何一个人的想象。创作者从真实经历挖掘素材加以提炼,这种体验不可复制,同时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

如果单纯强调不可复制的独特性,会失去传播价值,失去了全人类的共享性。因此,影片采用跨国创作团队,把这种独特而又具有普遍意义的价值诠释出来。这一点让我想起2002年《那山那人那狗》在日本唤起了观众对父子亲情的关注,重建它的一个浪潮。

影片聚焦父亲的悔恨、痛苦,细腻刻画了人物心理状况,把他内心的恍惚、无意识的虚构通过影像的手段表现出来,实现了创造性的成功转化。

《当代电影》杂志主编皇甫宜川:
浓烈父子情,既特别又有普遍意义

影片对文学原著中的父子情进行了具有影像特点的时空开掘和叙事转换。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望子成龙。父亲对儿子未来的期待,是影片戏剧性的前提。这种期待有着明显的东方色彩和时代性,也是影片与观众形成情感共鸣的基础。

第二个层面是父亲对儿子的思念,这是影片的核心。正是这种思念让父亲的奇特遭遇和反常行为合理起来,也让"诈骗"成为片中必不可少的一笔,成为一位父亲对儿子思念、悔恨交织的复杂情感的表现。父亲在痛失儿子后游离于现实与非现实中,影片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一种痛,一种浓烈的父子情。这种极致的父子情感,既东方,其实更具普遍意义。

著名文学评论家胡平:
贴近现实,贴近人性

小说和电影有很大区别,各有长处。从小说改编为电影,必须要有戏剧冲突。《安魂》最成功的地方在于诈骗犯演员的选择,一下子把儿子具象化了,而且极富戏剧冲突,彰显了编剧、导演的想象力和艺术功力。

相比原著小说,电影新创作的人物都增加了冲突与纠葛,没有这些,观众没办法在影院一直看下去。影片做到了贴近人性、贴近现实。贴近现实的作品主要给国内观众看,如果要在国际市场产生影响,就必须加上贴近人性。

著名电影编剧柳建伟:
把高级的文学作品影视化,非常难得

《安魂》的原著作品是具有世界级水平的,是一部写亲情的作品,而且是基于作者彻骨体验的创作,独一无二。在现阶段,把这样一部高级的文学作品影视化,是非常难得的。这部电影由中日团队创作完成,为构建人类共同精神世界和情感命运共同体作出了贡献。

电影具备世界级的主题以及世界级的表达,也采用了日本电影的风格样式,继承了日本电影创作的优良传统。尤其是片子有多次黄河元素的展现,如通过雨中的黄河,有余晖下的黄河等,来表达男主人公的情感,这是非常高级的创作手法。

电影频道节目中心副主任唐科:
观照现实,引人深思

《安魂》题材的稀缺性、结构的独特性、主题开掘的深度都是不可多得的。当代中国电影很少有在这三个维度上进行创作。真正创作一部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有观察、有思考,对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有关怀、有观照的电影,是很难得的。

当社会发展起来,积累了一些物质财富后,当下的80后、90后还需要背负很沉重的东西吗?这是关系到对当下教育观念的思考。究竟是按照他的意愿去生活,按照他的天赋和能力去培养,还是像"海淀妈妈"一样让孩子背负很沉重的东西?当我们的国家逐渐发展起来,我们的精神世界也会往前走,是不是让我们的下一代更自由,有更多元的选择?等等这些都是《安魂》留给我们的思考。

(根据发言顺序整理,排名不分先后)